

重磅推出

读家之言

洛阳籍作家阎连科获卡夫卡文学奖，成为该奖项首位中国得主。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，他表示——

“得这个奖比较踏实”

本报记者 常书香

5月27日，洛阳籍作家阎连科摘取2014年度弗兰茨·卡夫卡文学奖，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，也是继2006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之后，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。而该奖曾经多次与随后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重叠，这包括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夫雷德·耶利内克以及英国剧作家哈罗德·品特。所以，该奖被业内认为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奏。早在2013年，阎连科已入围英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国际奖项布克国际文学奖的提名。阎连科对此次获奖感受如何？他对家乡有着怎样的感情？他的文学界朋友如何看待获奖一事？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。



阎连科(资料图片)

谈家乡

“没有那块土地，就没有我阎连科”

阎连科，1958年8月出生于嵩县田湖镇，在距离田湖镇几里远处，是宋代理学大师程颐、程颢兄弟的故里。到了20世纪，虽然那里只剩下了一座寺庙的遗迹，然而，作为一个象征，这里对阎连科的创作产生了某种深入到血脉中去的影响。

阎连科的作品，大多以豫西太行山脉为背景，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。他曾说：“30年的奋斗，除了收获一身疲惫和疾病，其余一无所获，总感觉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漂浮中。不时有离开北京，回老家的念头。”

2012年，一次会议之后，记者曾对阎连科进行了专访。阎连科表示，他们这一代作家，对乡村已经没有那么熟悉了，但拥有了这个村庄，就拥有了世界。有时候非常渴望回老家住上十天二十天。

阎连科得知嵩县提出建设“5A嵩县”的目标后表示，能否真的实现5A不重要，但希望这个路子不要变，一年走一个脚印，两年走两个脚印，一步一步朝前走，嵩县可以不做最富裕的县，但人们的生活质量要提高，这比实现5A更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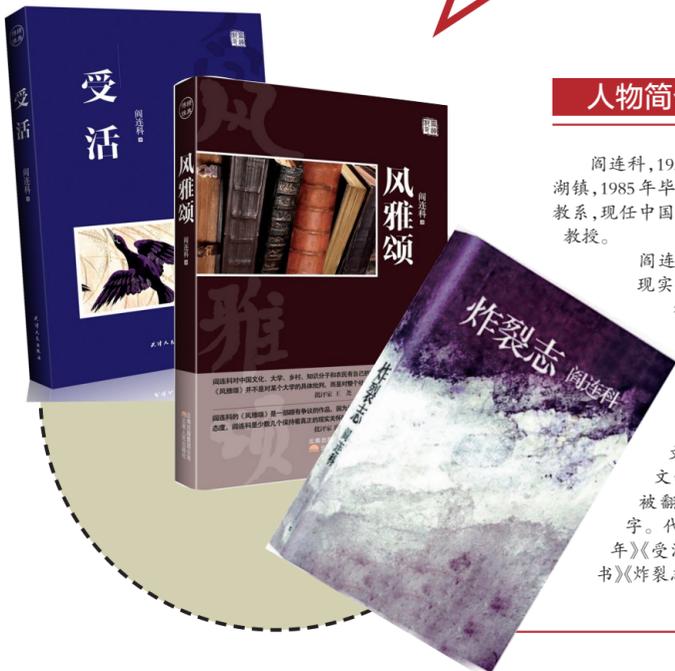
谈起家乡，阎连科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：“不管做出任何成绩，我还是那块土地的儿子，要是没有那块土地，没有那个村庄，就没有我阎连科。我所有的作品，都与家乡不可分割。就像这次得的这个卡夫卡奖，有奖没奖不重要，但有一点，我是那片土地上走出来的人。如果没有那里的人，没有那里的事情，可能一切都没有了，所以只有感激。”

最后阎连科补充道，老家的亲友们得知他获奖后，都为他感到高兴。他打算下个月回家看看。

人物简介

阎连科，1958年生于嵩县田湖镇，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，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。

阎连科被誉为“荒诞现实主义大师”，但他称自己的作品是“神实主义”。其作品曾获国内外奖20多次，包括两次鲁迅文学奖，一次老舍文学奖。作品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。代表作有《日光流年》《受活》《风雅颂》《四书》《炸裂志》等。



谈获奖 “得这个奖比较踏实”

昨日下午，记者电话采访了阎连科。他说，其实自己也是27日下午才知道获奖消息的，时间和大家知道的差不多。

“得这个奖比较踏实。对一名作家来说，能得到一个对评选过程一无所知的奖，心里会更踏实。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热闹三五天也就过去了，不会影响我什么事情，接下来我该读书还要读书，该写作还得写作。”问及获奖心情时，阎连科的语气非常平和，他笑着说，“这么大年龄了，不是孩子了，所以比较平静。”

得知家乡人都在关注此事后，他说，要谢谢家乡人的祝福。

阎连科的好友，洛阳师范学院教授、著名青年文学评论家李少咏告诉记者，其实这次阎连科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在他的意料之中。

李少咏说，卡夫卡文学奖创立于2001年，为纪念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弗兰茨·卡夫卡而设，

每年评选一次。该奖主要颁给作品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作家，获奖者不存在国界限制。阎连科的作品如《日光流年》《受活》《丁庄梦》等均为关注底层人的挣扎与奋斗、理想与希望的作品，很符合卡夫卡文学奖的评奖标准。

村上春树2006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后，引起更多西方人的关注。村上春树曾说，他和阎连科、莫言有共同的认识，就是作品面向底层，面向大众，然后为大众服务，表达自己的人文关怀。作为继村上春树之后第二个获此大奖的亚洲作家，阎连科将于10月26日前往捷克布拉格领奖。

捷克当地媒体这样介绍阎连科：“以杂文和以中国60年代为背景的极具现实讽刺性的小说而知名的中国作家——阎连科获得了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。”对此，李少咏解释，阎连科的作品多用“神实主义”，即魔幻现实主义来描写底层生活，始终用一种审视的目光关照社会。

1945年8月15日11时，被战火洗劫得破败不堪的东京，中健二少佐和椎崎二郎中佐，站在热浪袭人的皇宫前的广场上，向过往行人散发反对投降的传单。

多是妇女、孩子和老人，神情忧郁、愁苦，一种不知道明天在哪里迷惘、恍惚。连孩子的目光也那么木然、凝滞，好像日本人没长笑肌，天生就不会笑。

传单没了，两个陆军军官面向皇宫，表情冷峻。中健站定，掏出手枪，对准自己的额头。一声炸响，那人猛然一跳，摔倒在地。椎崎坐下，把军刀切入腹内，随即面孔扭曲，全身抽搐。剧痛中，好像更具“武士道”特色的军人，显然后悔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，挣扎着去抓手枪。又一声炸耳的枪响，他也倒了，身子立刻松软下来，解脱了。

12时整，广播协会第八播音室里，播音员和田信贤开始播音：“这次广播极其重要，请所有听众起立。天皇陛下现在向日本人民宣读诏书，我们以尊敬的心情播送玉音。”响起国歌《君之代》，然后是天皇的“玉音”：

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，欲采取非常之措施，以收拾时局，兹告尔等臣民，朕已诏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……

与不会笑了的日本人截然相反，这一天的美国人喜形于色，笑逐颜开，街谈巷议，都说战争即将结束了。

21岁的牙医助理格罗塔·齐默尔，对这种传说将信将疑。为躲避纳粹的迫害，她背井离乡，从奥地利来到美国。战争的创伤，使她的戒备心超乎寻常，不肯轻信任何小道消息，但非常期待这是真的。

谈创作 不愿重复自己

谈起文学创作，阎连科说，19世纪很多伟大的作家都在塑造典型人物，20世纪的作家都在塑造作家自己的个性。到了今天，我们不求每一步重复别人，但至少做到不重复自己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不断重复自己肯定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作家。

他的作品中关注现实的题材很多，但他说那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。他希望能写出一些最具有艺术价值、极具作家个性和极具小说艺术探索精神的东西。

“一个成功的作家是不会在乎作品出版时卖了多少本的，而在乎的是卖了多少年，这才是最经典最伟大的作品。”阎连科说。不少人把阎连科看作“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”。对此，阎连科解释：“对任何作家来说，写作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这些。诺贝尔奖有自己的标准，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作家没有拿诺贝尔奖但依然不影响他的伟大，也有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二十年三十年过去后照样无人问津。获奖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写出来的书很长时间后依然有人在看。”

午间，格罗塔出了诊室，直奔纽约时报广场（又称时代广场）。那儿有一面自动显示屏，随时滚动播出权威新闻。

走到硫磺岛插旗群雕附近，显示屏上正好闪出一行文字：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！与此同时，海军中士乔治·门多萨已向广场奔来。

血雨腥风，在太平洋与日军搏杀了两年，8月15日是乔治回国休假的最后一天。两天后，他将在旧金山登舰，重返前线。吃过早饭，他和女友去剧场看戏，剧情刚过高潮，绝顶的高潮才真的来了。剧院大门突然打开，一个职员扯着嗓子大喊“战争结束了”。剧场静默了几秒，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，人们潮水似的涌了出去，混入街巷狂欢的人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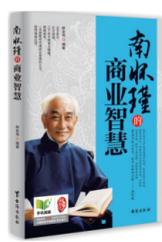
无论狂放的，还是矜持的，所到之处，美国人用热烈、忘情的拥抱、接吻以及各种即兴方式，庆祝二战结束。

白连衣裙、白袜、白鞋的格罗塔，一身海军制服的乔治，根本没想到在这个历史时刻，自己会被定格为永恒。血脉贲张的海军中士，一眼就认定牙医助理是个护士。在战场，在医院，多少濒死的战友，在白衣天使的手中获得重生。身体碰撞的瞬间，还沉浸在巨大的喜悦、激动中的格罗塔，不由自主地仰面倒下，乔治立刻伸手托住她的腰，顺势揽入怀中。时报广场的显示屏上，正反复地播放“胜利日、胜利日”。

正在广场上搜寻“猎物”的摄影记者阿尔弗雷德·艾森斯塔特，迅速按动了莱卡相机的快门。

8月27日，一幅照片《胜利日，时报广场》，出现在《生活》杂志上。这就是象征二战结束的经典照片——“胜利之吻”。

新书快讯



★作者：林宏伟
★出版社：台海出版社

《南怀瑾的商业智慧》

曾经有人问：南先生仅是一介文人学者，如何能拿出数亿的资金来修建金温铁路？南先生笑着回答：“我之所以能拿出钱来修铁路，因为我是台湾的温州人。”这只是个笑谈，但南先生弄潮商海数载，不仅积累了财富，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商业经验。

世界上的财富都是有限度的。一个社会、国家富有了，不过是把财富的力量发动起来、集中起来，并且合理、有效地加以支配、运用。如果财富的力量没有发动起来，不能由你有效地支配运用，你就只能贫穷。



★作者：凯特·阿特金森(英)
★翻译：何静芝
★出版社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生命不息》

要是能够不断重复人生，直到对生命满意为止，你敢这么做吗？

厄苏拉出生在1910年的英格兰，一个暴风雪之夜，因为医生没能及时赶到，她一出生便窒息而死。然而，在同一天同一时刻，厄苏拉再次出生并活了下来。之后便有了第三次、第四次，甚至是第无数次的机会。每当犯错，她的生命便会戛然而止，然后陷入新的轮回。她一次次经历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残酷的时刻，也一遍遍承受失去至亲的悲苦。直到她意识到，只有做正确的事，才能结束这可怕的轮回，她会怎么做呢？



1 一九四五胜利年 狂欢节(上)

作者：张正隆
出版社：白山出版社

本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，以极为丰富的史料详尽地记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、国共重庆谈判开始到内战全面爆发期间的种种历史细节，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现场，并且从国共美苏“三国四方”巨细无遗、不厌其烦的利益博弈中，洞悉历史的必然走向。